



慢生活和我们的心灵

大家都知道,现在的日常生活节奏越来越快。有的读者甚至开玩笑说,它比我们的手机翻页速度都快;有的读者则睿智地建议说,这么快的生活,我们实在需要慢下来。

这个读者说得非常好,我们确实需要慢下来,认真地感受和思考一下我们在精神方面都有哪些需要。在一个正常社会里,人们不仅需要物质生活,其实更需要健康而积极的精神生活。

大家以前肯定看过不少心灵鸡汤式的美文,它们为我们的日常生活确实提供了不少急需的正

面营养。

我们这个新近推出的文摘版《织彩》,取义于“雕文织彩”,就不仅仅是鸡汤这么简单,它还包括其他更丰富更灿烂的内容,比如人与人交往之中的动人故事,比如亲友之间比血还浓的感情,还有我们从生活中获得的智慧启迪,甚至包括偶然获得的爱人脸上一缕表面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微笑。

为了满足我们这种慢生活的精神需要,我们会尽可能地多展现我们生活的阳光地带。

奔驰的生活,请你慢下来!

——编者

沾酒谢石

□杨福成

动,一不小心就踩空了……爬山的乐趣,就在于道路的险和攀登的不容易,一会儿一脚踩空,险些摔倒滚下去,一会儿手脚并用,狼狈得像头笨猪,怎么使劲也爬不上去。这种一会儿吓得出阵冷汗,一会儿累得出阵热汗的颠倒劲儿,在寻常的生活中是感受不到的,偶尔体验体验,也真的是蛮有意思。

就这样不断地艰难地往上爬着,脑袋里突然闪现出个奇怪的问题,我一步步跨过的翻越的是什么呢?跨过的是—块块石头,翻越的是一个个山头。这一块块的石头和一个个的山头,是我们攀爬的障碍,也是攀爬的乐趣。

没了这些障碍,人就无以向上攀登,如此说,它们就不是障碍,而是我们前行的抓手和安全保障。累了,我们还可以坐它上面休息;风大了,我们还可以藏它身后躲避。

上山,离不开这些障碍,下山更是了。人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,难的啥?难的就是障碍太少,我们无法控制向下跑的速度。

可以说,下山的每一步,我们都是踩着脚下的石块,抓着眼前的大树小树这些障碍物,才安心前行的。

在半山道里,没有障碍的地方千万不能去,那一定是悬崖和深渊,一脚踏空,就成了断线的风筝。

这样想想,你还抱怨生命中的那些绊脚石吗?

“山有万千色,山有万丈崖。乱石阻我路,沾酒谢谢它。”

它是值得买壶酒来酬谢的。

真的,感谢那些让我们步履维艰的“乱石”吧,没有它们,你可能早已摔得鼻青脸肿粉身碎骨,没有它们,你可能就无法喝着大茶,闲读文字。

爬过山之后,就会高兴地笑起来。这种笑容和平日的笑容就有些不一样了。生活中许多事情其实都是这样的,经过了才能体会到其中的美或者由衷的快乐。

(摘自网络)



周末推窗远眺,家后的大山连绵起伏,阵阵清风吹过,那一丛丛的花,都是万般热闹。

眼看着这美景如画,心里就不禁有了爬山的冲动。

想去就去,换上运动衣,换上运动鞋,背上包带上水就出发了。

我家后的这座山叫玉龙山,济南三面环山,名胜不少,此山也算一份,古来就有“东有蟠龙山,中有千佛山,西有玉龙山”之美誉。

这山虽然是近在咫尺,但我却很少爬,记得上次登顶,还是在十多年前的事。上次爬,走的是驴友们踩出来的小路,沿途风景不错,道路也算崎岖,但总觉步人后尘,没啥意思,不如自己独辟一条路好玩。

于是,在走了一段小路后,我就朝着山里人说的“这儿上不去”的方向爬去。只是别人没走过的路,的确是不好走,有的地方很陡,需要靠抓着树枝才能上去。

有的地方是数丈石壁,需要绕很远的道才能过去;有的地方石基松

真的和假的

□李晓燕



悟

拨云睹日



第一次随夫回农村老家,难免紧张,不过还好,公婆和善,小姑友好,我的心这才安定下来。

更加让我惊喜的是,临回城里,婆婆掏出一个锦盒递给我,打开一看,里面竟然是一个宝石戒指。

那宝石虽然不是很大,可是戴在我纤细的手指上,灼灼放光。

不过,让我更开心的,其实并不是得到了这枚戒指,而是婆婆对我之意。

想来,两鬓苍苍的老人,为了买这玩意儿,定是费了不少心思和汗水吧!

“看我的宝石戒指!”回到单位,炫耀戒指的同时,也想炫耀我的好婆婆。

“几块钱呀,哪里淘的,跟真的似的?”心直口快的小娇端详着我的戒指说。“什么叫跟真的似的,这就是真的!”我很不满。“真宝石很低调,哪有这么亮,不过,倒是挺好看的!快说,哪里淘来的?”小娇的话噎回了我准备炫耀婆婆的话。

婆婆会送我假戒指吗?我的心里打碎了五味瓶,按理说,新媳妇初次登门,定然不会送假货,可是再一想,婆家生活贫困,小姑还在小学,婆婆哪有钱去给我买这枚宝石戒指呀?

是真的,还是假的?一个大大的问号屹立在我头脑中,让我心神不宁。

后来,我忽然想起,上班的路上,有一家珠宝店,店门上写着免费做珠宝鉴定。索性,下班时,把戒指拿去鉴定好了,真假一目了然。

决定下来之后,却又有新的思绪。如果不幸,这枚戒指是假的,又该怎样呢?和婆婆去理论吗?可婆婆是那样好的婆婆呀!在老家住的那段日子,婆婆想尽办法为我做可口饭菜不说,看我怕冷,早上临起前,总要把我的衣服埋到被子里捂,还连夜为我赶制耐寒的棉拖鞋,棉手套……

难道,这些全都是假的吗?不,这些决不是假的,婆婆温情的目光,我能触摸到,婆婆的爱,我能感觉到,与真爱相比,那枚戒指的真假又算得了什么呢?

“想什么,这么入神?是在想这枚戒指吧,说戒指是假的,我是在跟你开玩笑,看你当时那一脸得意的样子,故意气你,别介意啦!”临下班前,小娇这妮子嬉笑着。

顺着她的活茬,我告诉她,这是我婆婆送给我的!

小娇不禁赞叹,你婆婆真好!我也很庆幸,没有鲁莽地伤了一颗好婆婆的心。

(摘自网络)

战友兄弟

□林柱



励

人生之舞



柱子,我亲爱的战友,亲爱的兄弟,很久未曾提笔,觉得笔头有点生涩,但此刻的思绪却如同泉水般汨汨涌动。

你下午的那个电话,勾起了我太多对军营生活的回忆。“慧慧,你还好吗?我昨晚梦见你了。”你惯有的充满温情的问候方式让我热泪盈眶。早已习惯了将自己脆弱的内心裹得严严实实的我,却在今天,任由眼泪决堤如潮。是你,亲爱的战友,触动了我内心最为脆弱的心弦。

柱子,你在电话中说,你想念我们的战友,想念我们的连队,可谓魂牵梦萦。是啊,我又何尝不是,在那绿色加方块的世界里有着我们太多的眷恋。

还记得吗?军营生涯的第一次拉练。凌晨四点,我们营六个连队同时出发,到黄浦江渡口一个来回,要求必须晚上八点之前归队。女兵们恨死了连长,因为我们身上背负的东西只比男兵少了一杆枪和两颗手榴弹,其余一视同仁。向来文弱的我,没走完一半路程就已经气喘吁吁,双腿像灌了铅似的沉重。要走完全程,真的是体力和毅力的双重考验。当时真想自己能轻装上阵,我不想掉队,更不想因为我一人而影响整个连队的成绩。

柱子,是你和陈胜在浩浩荡荡的大部队中找到了落在最后的我,你说:

“慧慧,一定坚持住,你决不能落下,你身上的东西我们来背。”看着你黝黑的脸庞上沁满了汗水,几十斤的负重早已使你俩的衬衣湿透。

看着我为难的表情,陈胜笑着说:

“相对你而言,我们可称得上是骆驼,来吧,绝对没事!”充满鼓励的眼神使我不再拒绝,也让我读懂了那份诚挚的友情。

柱子,我想说,如果能让人生再来一次,我依然选择军营,而且无怨无悔!

就是在你和陈胜的帮助下,我们在晚上八点之前最后的几分钟里赶回了连队。柱子,你可知道,那一次的拉练使我深切体会到了团结友爱、互帮互助战友之情的弥足珍贵。

还记得吗?在那次部队大比武中,我伤得不轻,住进了医院。念念他折叠了一大瓶幸运星放在了我的床头,里面有他亲手在玉石上刻的“祝你早日康复!”还有小雨,就在我住院的第二天,捧着一大束鲜红的康乃馨来到我的病床前,小雨说:

“慧慧,你知道我是怎么请假来的吗?我跟连长说,我心脏早搏,要去医院看病,连长居然相信了,哈,其实,我连什么是早搏都不知道!”傻小雨,可爱的小雨呵,一向爱兵如子的连长怎么会相信一顿能吃三碗饭、身强体壮的小雨心脏会有问题?而你,柱子,你送我了一本《安徒生童话精选》,你说多思多虑不利于养病,要把一切的病痛与不快情绪置于脑后,拥有一颗孩童般的心最重要。这本童话选,至今仍放在我书架的醒目位置。从受伤到康复,整整两个月。当时的你们,是我最大的精神支柱。

还记得吗?离开军营的前个晚上。我们十二位即将退伍的老兵围坐在连队的大操场上,点起篝火,动情地唱起了《送战友》。反反复复不知唱了多少个轮回,谁也不愿就此停止。

难舍难分离别情,平日流血不流泪的老兵们,就在那一刻,让自己的情感肆意宣泄!大家都明白,这一别,也许今生不再相见。多才多艺的唐健还特意为我们的离别写了一首《含泪笑别》:

“怎么你却来安慰我,让我的心百般惦念;怎么你笑着让我再拥一回,而你的泪滴在我的背;怎么你又想说,无悔这三年……也许今后旧梦重回,见你笑别时含泪。

含泪笑别,无声的祝福,含泪笑别,从今后千山万水,含泪笑别,一颗心为你而飞……”柱子,很多年过去了,一曲《送战友》是我至今都不敢重唱的,而在我心里《含泪笑别》永远是最动听的一首歌。因为这里面有我们绿色的军魂,有我们手足般的战友深情!

柱子,我想说,如果能让人生再来一次,我依然选择军营,而且无怨无悔!

(摘自网络)

父亲的请帖

□乔叶



暖

如沐春风

“可你也是他的心头肉啊。”

“我可没听他这样说过。”

“那我回家。”我不忍了,“他肯吗?”

“我再劝劝他。”母亲慌慌张张地又赶回去。三天之后,再来看我时,神色更沮丧,“他还是不吐口”。

“可我们的日子就快到了,请帖都准备好了。”

母亲只是一个劲地哭。难怪她伤心。爷儿俩,谁的家她也当不了。

“要不这样,我给爸爸发一个请帖吧。反正我礼到了。他随意。”最后,我这样决定。

一张大红的请帖上,我潇洒地签了我和男友的名字。不知父亲看到会怎样。总之一定不会高兴吧。不过,我也是尽力而为了。我自我安慰着。

婚期一天天临近。父亲仍然没有表示让我回家。母亲也渐渐打消了让我从家里嫁出去的梦想,开始把结婚用品一件件地给我往宿舍里送。偶尔坐下来,就只会发愁:父亲在怎样生闷气,亲戚们会怎样笑话,场面将怎样难堪……

婚期的前一天,突然下了一场大雪。第二天一早,我一打开门,便惊奇地发现我们这一排宿舍门口的雪被扫得干干净净。清爽的路面一直延伸到单位的大门外面。

一定是传达室的老师傅干的。我忙跑去道谢。

“不是我。是一个老头儿,一早就扫到咱单位门口了。问他名字,他怎么也不肯说。”

我跑到大门口。门口没有一个扫雪的人。我只看见,有一条清晰的路,通向着一个我最熟悉的方向——我的家。

从单位到我家,有将近一公里远。

沿着这条路,我走到了家门口。母亲看见我,居然愣了一愣:“怎么回来了?”

“爸爸给我下了一张请帖。”我笑道。

“不是我给你爸下的请帖吗?怎么变成了你爸给你下请帖?”母亲更加惊奇,“你爸还会下请帖?”

父亲就站在院子里,他不回头,也不答话,只是默默地、默默地掸着冬青树上的积雪。

我第一次发现,他的倔强原来是这么温柔。(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《一种美味》)

有梦想的蜗牛

□庞叔



慈

灵心如镜

上,荡着秋千,仰看白云苍天,俯瞰芸芸众生。

我站立不稳,一阵眩晕,随着一片树叶辗转飘然而落。

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,我发现那棵最高的树上,这样我就可以在春天的时候,看着小小的嫩芽神奇地从枝干里慢慢破茧成蝶,沐浴着春风春雨长成漫天的绿海,还可以躺在树干上,倾听花开的声音。

秋风乍起的时候,我终于爬上了那个梦寐已久的树梢,树干粗糙不平,处处展示着成长的痕迹。

我慢慢地蠕动着疲惫的躯壳,躲避着瑟瑟秋风。树叶飒飒,划过我的壳,我加快了蠕动的节奏。远处飞来一只麻雀,又仓皇地从我的身边飞走。强大的气流吹得我站立不稳,甚至有些晕头转向。

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,原来我仰慕已久的飞翔竟然是如此沉重,我紧紧地贴着树干,一步一步地蠕动着,倾听大树哑哑的低语。

快了,就要到达大树与白云接壤的地方了,那里还残留着一簇枯黄的树叶,在秋风中孤独地飘舞。

我多么希望能够站在那片树叶

上,荡着秋千,仰看白云苍天,俯瞰芸芸众生。

</